

致地球 我想念你

池莉

往年清明节，我都要买一些纸钱。等到太阳落山，夜幕四合，我就会下得楼来，寻觅一块露土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接地气的地面，按照去世亲人的数位，画几个圆圈，焚几堆纸钱。一边拨火焚烧，一边合掌恭敬，喃喃低语，就当逝者在我面前，与他们唠唠家常话：你在那边还好吗？缺不缺什么东西？钱够用不够用？最后，总归是要虔诚祈祷，请祖祖辈辈的亲人们，在冥冥之中，护佑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护佑我们大家平平安安。守着渐渐熄灭的余烬，看着夜风阵阵吹来，旋走纸钱的灰烬，心里颇感宽慰与安静，仿佛前世与今生，有着生生不息的默契与应答。这也就是当今居住城市的人，或因路途遥遥，或因墓址变迁，简化出的一套祭奠仪式，可谓极简了，却也算聊表心意。

今年清明节，因武汉封城尚未开禁，小区依然禁足严控，无处购买也无处焚烧纸钱了。尤为不同的是，从去年冬开始到今年新春直至现在，新冠病毒每天都在吞噬生命。今年清明节，这仅仅一天的时间，简直无法盛下如此浩瀚的悲伤和如此汹涌的泪水，今年是一个清明季了。在这个清明季里，我每天都在动笔，我要用文字来做一个清明祭，为我世世代代的祖先，为我在瘟疫中去世的友人，为那些成千上万、猝不及防的男女老少——武汉的、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曾经鲜活的生命们，写上祭奠词：请一路走好！请主怀安息！

请死者安息，还要请生者保重。这里我写的“保重”，不是我们日常口语中的那句客套话，是真正正正、实实在在的，世上所有生者们的，到了顽强坚守保重措施的紧要关头。疫情还在蔓延，灾难还在继续，生命还在丧失，当4月8日武汉的离汉通道解封之后，武汉居民社区还在继续严控。现在高频率使用一些简称：无症状，复阳，密接，输入，反弹等等，已经足以说明我们不要轻易言胜，不得盲目乐观，不要心头一热，就轻举妄动，就跑出去找热干面吃，就跑出去游山玩水看朋友。更必须保重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精神世界里的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白岩松说得真好。我冒昧地摘录一句岩松发给我的短信息，岩松当属最顽固不化的微信拒绝者，他现在依然坚持用手机写短信息：“……此时真的是离胜利最近，但却是最艰难的时候，保重，也许我们有时没让什么事情变好，但我们起码努力没让它变坏，所以……保重！”岩松讲得好，是因为岩松境界高。岩松的真心，总是让我受益匪浅。我之所以把这句私信公开，是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受教于岩松。在我们自己以及全球人类受难的时刻，保持健康的精神境界，切记人类生命是同根连气的，是一损俱损的，切记不要因为我们一个不慎，让坏事情变得更坏。这也就我们站立在地球上，不枉地球对我们的养育，不枉祖先前辈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好好做人的殷殷期望。

这场瘟疫到底会怎么样？我已不能多想。在这个清明季，我时常垂下头来，泪水滴落尘埃。我想念你，地球，人类祖祖辈辈化作黄土化作地球的地球啊，你这片神奇的土地，你鞭挞了我那么就请接受我的悔过吧，那么就请承受并抚慰我的哀恸吧，那么就请接纳我的死亡并支持我的重生吧。我想念你，地球，请继续赐予我们沃土与粮食，鲜花与美酒，赐予我们愉快的劳动、工作以及欢笑。我愿意经由这一次巨大的灾难，时刻铭记锥心刺骨之痛。我愿意再一次新生为孩子，懂得害怕，认真学习，保持心灵的良善，踏踏实实成长为一个好人，请再一次相信人类吧，地球。

2020/4/12



夜光杯

很难想象这次疫情期间如果家里的卫生扫除工作没有机器人帮忙会怎么样，这里的机器人概念比较宽泛，并不一定都要像机器猫那样具备22世纪的超人工智能和情感，而是能协助或替代人工家务劳动的都算，干净整洁的环境和防疫是息息相关的。

扫地机器人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就兴冲冲地托亲戚从海外购买了一台，特地购买了变压电源后才能使用，当时的体会是，吸力不够，如果说扫地也有段位，这一台只能佩戴白色入门级腰带。后来有年双十一，我入手了一只国产带湿抹布拖地功能的扫地机器人，收到试用后真为我国的国货感到骄傲，它聪明灵活，身手矫健，只要是它能钻进去的地方，都可以扫得“片甲不留”，擦得光可鉴人，一众亲戚朋友同事也纷纷在我的推荐下冷落了自己的扫帚拖把。在装修和置换家具的时候，我甚至都首先考虑到了扫地机器人，卫生间、厨房地面

中华文化的最大优势是整体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受伤就是我受伤，我受伤就是你受伤。正如头受伤了，要去医院看，腿就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不去；正如左眼受伤了，右眼就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不管。就生命整体而言，头就是腿，腿就是头，左眼就是右眼，右眼就是左眼。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唇亡齿寒，是真理。“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中国人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如果一个人不能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会有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意识。这是由中国哲学本身决定的。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为发生灾难的国家提供援助，从不幸灾乐祸，从不落井下石，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整体性，我们甚至能够做到以德报怨。

因此，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上，而不要被一些过度的虚假信息或阴谋论引入愤怒，因为过度的愤怒本身会让人失去正气，甚至失去正确处理问题的智慧。在生死大考前，级别、身份、财富，已经不能作为人的优越性，能够作为人的优越性的，只有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郭文斌

奉献和奉献力。据悉，百分之八十八的传染病起源于错误的人和动物关系，起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文化的整体观来看，动物和人也是整体，整体关系一旦破坏，我们就要为修复这一关系付出代价。细想起来，病毒之所以会肆虐，也是借助整体性，如果没有整体性，它们又何以无孔不入。所谓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谁能截然把自己和对方分开，因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因为空气是整体，水是整体，天地是整体。



在我的小说《农历》“干节”一章中，有这样一段：六月要捣毁一个喜鹊窝，五月不让，为了制止六月，五月给六月讲了“肝肠寸断”的故事——娘说寸前有一个馋嘴拿枪打死一只小鸽子吃肉，第二天推开房门一看，发现门槛上蹲着一只老母鸡，已经死了。那人照样把这只母鸡开膛了，发现它的肠子是断成几截的。娘说这叫肝肠寸断，从此这个馋嘴再也不敢打鸽子了。中华文化讲究趋吉避凶，对天地敬畏，对生命爱护，对大自然保护，对万物珍惜，涵养正气。老子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长生”的前提是“不自生”，不唯我独尊，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孙思邈讲，以杀生来养生，定会南辕北辙。因为杀生一定伴随杀机，而健康来自生机。

农历之所以几千年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正是基于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以二十四节气体现出来，以阴阳五行体现出来，以人的敬畏和感恩体现出来。中国文化的趋吉避凶的优势，正在“农历精神”里。这种“农历精神”，在哲学领域，以《周易》《老子》等典籍显现，在医学领域，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典籍显现。

当人们敬畏自然，便能与天地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当人心中没有敬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版画 沈雪江

和感恩的时候，整体性带给人的福利就会离去，灾难就会到来。这一点，在我协助央视采编五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时，得到充分印证。从这些节目中，我看到，不少村镇，薅草时要先敲锣鼓，让田垄间的虫子先离开，再下锄；不少村镇，人们打鱼上来，一称，不够两斤的要重新放回；不少村镇，把树人格化保护，盖房用树，要经过全村人同意，举行庄严的仪式，才能砍伐。人们活在一种人情味中，这种人情味，正是乡愁的根和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的逻辑依据正是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生命整体观。在拙著《醒来》中，我写道，上苍按照人的心量配给能量，能量的配置是通过缘分实现的。当人把心量扩充到能够平等对待万事万物，吉祥如意就会到来。以整体观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重回当代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我们的教育也应着眼于整体，进行心性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学教育、生存教育等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教育，唤醒人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保护意识，唤醒人们的感恩心和敬畏心。

任溶溶是我的笔名。这个名字是我敬爱的倪海曙老大哥给我的女儿取的，她诞生后我写文章，就借用她的名字了，直到如今。早先我和她住在一起，有电话有信来，还先问问给哪一个任溶溶的。

我的名字

任溶溶

我的本名叫任根鏊，1940年我投奔新四军，路上改名，那天是10月17日，就打算改名石以奇。可是带我到新四军的王益老大哥说名字一改，姓就不要改了，于是叫任以奇。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任根鏊，任以奇，任溶溶，都是我。



“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这首《题杨凝式书》诗，以批评家的角度借赞杨凝式之墨迹之机，来批评当时（宋朝）书法家对《兰亭》之“面”的表象追摹现象。

批评归批评，谁也无法阻止历代书家们对于《兰亭》之迹的追摹。然黄诗仍可堪深味，对于《兰亭》由追摹表面，到合求王羲之神韵，这个选择，一如“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颇为困难的是，由于《兰亭》真迹已随王书的最有力的追随者唐太宗的谢世不知所踪，失去了作为真“面”的原始参照。那么，古代书家，尤其是唐代书家有谁见过《兰亭》真面呢？《兰亭》一帖的拥有者唐太宗本人自然最多亲近，除外应该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他们也有临本存世。另外，贞观十年唐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人摹有副本，存世有冯承素摹《兰亭》，也称“神龙本”。由于是响揭



《兰亭》真面在何方

唐子农

本，冯本应该是最真实记录了的王羲之的基本信息，感谢冯氏的真切记录，让我们在千载之后，得以一窥王羲之用笔的精彩绝伦。

而黄庭坚身处的宋代，虽然《兰亭》真迹已然缺席，但文人墨客们通过刻本与摹本，对于《兰亭》追摹的热情依旧，黄庭坚那诗想是出于当时泛学《兰亭》的状况而言。由于在艺术观上仍有一大批书家以“晋韵”为上，所临《兰亭》基本是延续着虞、褚等唐人一脉，如米芾与薛绍彭所临，基本在这一脉中略加个人的习惯而已。由于个人气质、用笔、功力之别，米、薛仍优于当时的其他书家，想来他们临写的《兰亭》，在笔墨神韵上已非“面”的追摹了。同样是身处元代，赵孟頫提出书追魏晋，

推崇二王，并躬身勤勉实践唐法晋韵，扛起了复古大旗。他笔下临写的《兰亭》当是这一体系的最后一个高峰，其影响于元代甚巨。当其于临写的《兰亭》得意后一跋再跋之时，虞集则用隶书书写了《兰亭》一文（是否是其首用它体书写该文尚待考），这个信号似乎宣告了，《兰亭》更多的是书法文人心中朝圣之地，至于在书法上，则做了一次狡黠的回避，从而为后世的临习者在与《兰亭》书法上的对照变得宽容了起来。

清之金农、郑燮等无疑是碑学运动的先驱之一，但是，他们的审美也是多重的，碑与帖的交集并存。当郑燮在一次朝圣兰亭路上，与《兰亭》帖刻相遇，他还是那么激动，他笔下临的《兰亭》应该就是这种交集的产物，自谓“六分半书”也好，“板桥体”也罢，均奇古而怪诞。今之视昔，当更多从当年历史条件下去欣赏与体谅。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书法多种可能性的艺术表现，《兰亭》也可按己意为之。

有清一代，都在“拟古”中展现自己，这种历史现象从中间断到继起，至今绵延不绝。

借用时尚一语，书法还在路上。如今，谁最似《兰亭》已变得不再重要，或许更主要的是写出你心中的那个《兰亭》。真迹《兰亭》虽已缺席，然文中那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则久久回荡在历史的长空中。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差太高，它们会不会跌落？大橱底下的高度够不够让机器人钻进去？床头柜四条腿之间的距离会不会太小影响机器人通过？这种优先思考足以见得我在生活中已经离不开扫地机器人了。

还有一种机器人也用了好几款，那就是除螨仪，最早是朋友送了一台带紫外线功能的床用除螨吸尘器，第一次吸，只见透明集尘盒里迅速形成了一堵由枕头、床垫上肉眼观察不到的絮状物形成的灰色小厚块，还留下一股臭氧味道，这是传说中微生物被紫外线杀灭的味道，就像阳光晒过一样。

当然，要说到智能，不得不提这两年特火的炒菜机器人，最开始我对这种没有灵魂的做菜方式是很抗拒的，但后来我在大扫除时发现，厨房的瓷砖、吸

尘器油污很少，我想这其中大概就有炒菜机器人的功劳，因为它做菜时只要合上盖子就行。

国家疾控中心曾给出防疫建议，家庭内部经常开窗通风，家庭成员避免使用同一块毛巾，保持家居、餐具清洁，在一些经常多人接触部位，经常用医用酒精进行消毒处理。其中，家用餐具可以用煮沸或高温消毒15分钟。应该说，在家的智能家电里，我最喜欢的是具备洗菜、洗碗、消毒、烘干等全套功能洗碗机，而且因为有浸洗、快洗等设置，能耗上也很低。吃完饭，把锅碗瓢盆在洗碗机里码放好，时间设置成晚上10点错峰用电后开启，一到时间，洗碗机就自动开始工作，因洗涤温度可达75摄氏度，使用起来非常放心。讲到错峰用电，再提一下

你好，机器人！

王晓燕

现在的家电大都设置了“预约”功能，洗衣机、电饭煲、养生壶，只要轻轻点击，半价用电时间一到会自动开启，十分方便，老人使用也不会心疼电费。前阵子，我看了第一部由机器人作为演员出演所有场景的科幻片《再见》，影片讲述的是未来智能机器人陪伴人类共同面对孤独的故事，这个机器人在电影里说，自己不是家务机器人，而是一个可以朗诵、翻译、陪女主人聊天、和女主人一起散步的机器人，但由于性能老化，这个机器人角色始终坐在轮椅上，让观众感到压抑和绝望。不过，导演深田晃司却这样评价作为演员的机器人：“机器人不会抱怨、不会饿、不需要睡觉，与其一起工作比指导演员更轻松愉快。”

十日谈

我家的防疫妙招
责编：徐婉青

擦地是一种爱好，整理东西是另一种，明刊《一脉相传的卫生习惯》。